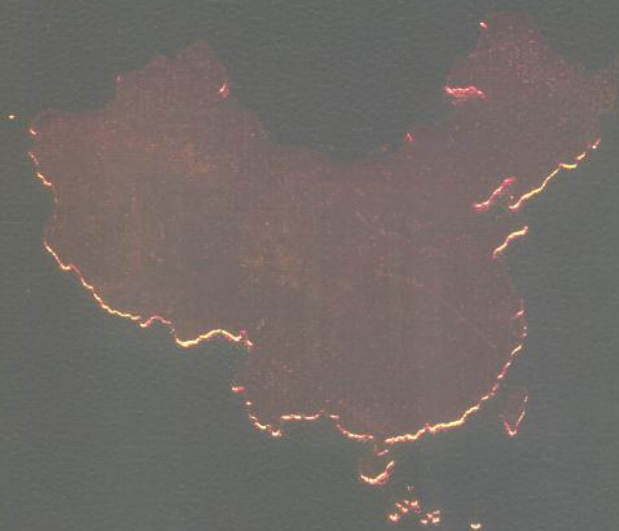




费孝通
学术精华录

FEIXIAOTONG
XUESHUJINGHUALU

费孝通学术精华录



责任编辑：张国栋

责任校对：武力新

封面设计：徐天离

装帧设计：杨天成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

鲍 霁 主 编

第一辑

费孝通学术精华录

⑥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32开 印张：19.625 字数：400千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23册

ISBN7—81014—191—0/C·1

定价：12.50元

总 序

鲍 霁

“让中国文化学术精华传布于世!”是我决意主持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

其所以然者何?

首先,因有感于近年来大量西方文化思潮竞相涌进我国,而自己的文化成果却遭到某种程度忽视,甚至贬抑。诚然,一个民族的文化欲永葆青春活力,必须敏感于自身之外世界的变化发展,不断地从中吸收新鲜养分以补充自己,壮大自己。否则,若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就会如鲁迅先生曾经告诫过的那样:“由聋而哑”,终至衰亡。但是,这绝不等于忽略乃至否定我们已经积累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成果。我们总不该象“狗熊掰棒子”那样,永远从零开始,永远只能积累一个吧!

我国当今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伴随经济

现代化的大发展，民族文化也应该有个大发展；而欲实现这大发展，就必须对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或谓之“西方文化”）来个大吸收。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吸收只能是为了补充、壮大我们自己，即如给树木灌溉、施肥，以滋养根须，促进枝干生长。若无树无木无根，就无所灌溉、施肥，也就无所吸收。在我国文化历史上是有过大吸收以至大发展的经验的，诸如汉、唐时代，或“五四”时代。这都是在已形成的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根基上的吸收，也只能是在已形成的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根基上去吸收。因此，当今我国文化的建设，必须既重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同时也重视我们自己已有文化成果的整理和积累。何况，我们已有的文化成果，并非都逊色于世界其它民族。也就是在最近这些年，世界的（主要是西方的）有识之士愈来愈注意研究所谓“东方文化”，其间主要是中国文化，并从中吸取着大量的养分。这个现象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心促进我国当今文化建设的人们和出版界，应该有所启发，启发我们思考、深省。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认定：无论是为了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还是为了促进世界其

它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必须珍视我国已有文化学术成果，想方设法让它们长久保存，广泛传播！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国当代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

其次，由我自己学习需求的感受而来。我本是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时常需要研读本学科以至相关学科的权威性论述，因此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愿望：若能请各位名家大师的丰硕学术成果都研读一番该多好！但苦于时间的紧促，除了自己专门研究的三几家以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望洋兴叹”，怅然作罢。我正是由此而想到：若能请各位名家大师将自己一生学术成果加以筛选，各自集其精华而成一书，虽仍有所遗漏，但基本眉目总可保留，那对于象我一样的中年人，和象我过去一样的青年人，岂不正是堪当欣慰的福音么？而且，对于各位名家大师学术成果的保存和传播，也未始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关于本丛书编辑体例：书名统一采用“学术精华录”并分别冠以作者姓名；每种均由作者自选、自序、自传，并附译著要目。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第一辑八种，即将呈奉于读者面前；第二

辑八种也已开始进入编辑书稿阶段；此后每年一辑，直至出齐十辑八十种。但愿它们能载负着我们的满腔热忱飞向全中国，飞向全世界，飞向人类未来！

最后，请读者允许我在这里，向为这套丛书的诞生倾注过心血的人们，致以由衷的感激！历史将记下他们的功绩。

1988年4月于北京花园村。



(费孝通先生近照)

自序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要我自选一些发表过的学术文章编成一集，收入他们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我受宠若惊，不敢承允。我固然写过不少文章，也自认为是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但是“当代名家”的称号实在当不起。我的作品内容很杂，挑来挑去也选不出可称得“精华”之作。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原不应滥竽充数。但还是拗不过出版社执意之约，多次辞谢不果。编成之后，心里还是不安，想在书前略表衷思。

为了要我自选，我不得不把曾发表过的作品，凡是手边能找到的，翻阅一遍。我看到我写作的时期实在不短，前后已有七十四年。最早的作品是1924年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的“少年文艺”，后来还写过一些童话。我又看到我虽没有走上文艺这条路，但早年的写作却养成了我写杂文的爱好。

1930年我才进入社会科学的园地。可是我

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安心在划定的学科的范围里活动。按传统的学术分科来说，我是脚踏了两条船，一是所谓社会学，一是所谓人类学。人类学实际上已越出了所谓社会科学的界限。我不管这一套，认菩萨不认庙。我这五十多年来认定一个主要课题，就是认识中国社会情况。这个“越界”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在十年前曾有一段时期反正都是一窝里的货，全被端走了。最近这些学科恢复了名誉，界线何在颇费周章。有些出版社想出版我的文集，由于跨界，只能把我的作品掰成两半，一属东家，一属西家。一家出了我的《民族研究文集》，另一家出了我的《社会学文集》，使我很为难。这本书以社会科学为范围，免遭此劫。

但是问题还是有。我这些作品里那些够得上“学术”的规格？在当前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讲“规格”的社会里，这个问题要丢都不易丢得开。我所发表过的文章里有不少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算不算学术论文想不到曾经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甚至有一家自称是社会科学的专门杂志认为，社会调查“没有理论”，不应闯进“学术”的堂奥。幸亏我老了，不求什么职称，否则我也就会轮不到提升了。

其实怀疑我那些作品能不能进学术庙堂的，并非今日始有。原因是象我这样“做学问”

的人在中国历来是不多的。一不善于引经据典，排列数字，二没有深奥难懂的行话专词，三不说教立说。我主张要写看得到的事实，多想想这些事实的意义，有什么体会就说什么体会。所以我下笔不讲求形式，也不愿受格律限制。这些使道貌岸然的学者看不入眼是可以理解的。

我那种有话就写，即兴成章的习惯当然有它的缺点。没有经过反复考虑的思想，总容易有片面、失实、甚至错误的地方。但这已成了我的积疾，几十年来还是难改。这种习惯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形成了我写作的风格。说是和性格有关，因为我记得在小学里，为了考试时抢交头卷，常看到老师对我无可奈何地摇头。交头卷有什么好，自己也不明白，但只要看见有人在我前面交了卷，我就急了，从来就是个宁可少得分数，也捺不住多看几遍，改正些错字。不仅幼年如此，到了中年，听到人家说我“快手”，心里就得意。我也明白这不一定是褒词，快不一定好，甚至一定会在好字上打折扣。但积重难返，老来还是没有耐心，不写手痒。

我说这段话，是想为我只能写短文，长篇写不好的风格找个理由。我回头看我所发表的作品，除了几本调查报告外，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书。即使象《生育制度》、《乡土中国》这类

需要较长篇幅才能把自己思想发挥清楚的书，我也是长篇短写，分成许多小题目，一篇一篇地写成的，有点象现在电视里流行的连续剧。至于访问记一类的作品，更是如此了。甚至近年来有关小城镇和边区开发的研究还是采取了系列化的形式来发表的。我写文章已习惯于一气呵成，过去年轻时是文章不过夜的。这样写，也有好处，文思连贯，笔调畅顺，坏处就是难于周到求全，失之于偏畸。

养成这种习惯也有我处境的客观条件。我写作旺盛时期是在三十岁前后，正是抗战年头。那时我在后方云南昆明，一面在学校里教书，另一面由于收入太少不够养家，不能不另谋第二职业。而我除了一支秃笔之外，并无所长。所以从四十年代开始，直到解放，我不能不靠卖文为生。我不会写小说，只能写短文过日子。最困难时，我在云大校门口的茶馆里摆过摊子，等人来约稿。昆明报纸是我的顾客。我只把住一条，按自己要说的话写，愿买者不拒，稿出不留底，很多不具名，现在已难收集了。

我又和若干刊物有长期供稿的特约。比如，从1947年起，《观察》几乎每期有我的文章。那时伦敦援华会的朋友每周寄我重要报刊的航空版。我掌握的信息比别人灵快，每周写不署名的译稿，反映国际舆论。还写过《炉边天下》，

引起国际新闻界的注意，称我作中国的专栏作家。其实这只是我的副业。当时我除了需要稿费补贴家用外，我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兴趣，因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称号。我这里要问的，这些算不算学术文章呢？答案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不算，那么我的“中国士绅”那一系列文章，经人翻成英文，至今在国外的某些大学里还在用作课本，这又怎么说呢？如果这一系列算，凭什么说“炉边天下”不算呢？这些还不是当时的国际政治的分析？

话又说回来，我这些作品反正和当时甚至目前被认为是学术论文的是有区别，不仅形式不同，本质也不能一样。究竟应当怎样评估，我想还是留待后人去说的好。我反正已经年迈，要改变已经不容易了。我还是本着说真话，写容易读的东西就是了。我行我素。

本来我可以不必去牵出这些问题来麻烦自己。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那里还有工夫去花那些口舌。只是因为要“自选学术精华”，不想明白了，难于取舍。想明白是困难的。我只好这样办：那些我自认为比较写得分量重的调查报告，由于篇幅太长，不合丛书规格，就不去考虑了。还有那些游记体裁的杂写，抒情甚于载道，离一般所谓学术看来是远了些，不妨割爱。这两头一切，留下的我自己看来都是平平的，说是“精华”实在有点寒酸。但是我

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既要成全出版社的善意，我只能担当敝帚自珍之嫌了。

当我把这本稿子送出门时，心里并不怏然，总觉得做了件不太惬意的事。就让我把这心情写在纸上来结束这篇前言吧。

1988年1月7日于香山饭店

目 录

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	1
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	12
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	24
同社会学界朋友们的谈话	34
《社会学文选》序	41
《江村经济》著者前言	48
《江村经济》前言	53
三访江村	58
九访江村	77
江村五十年	102
《云南三村》序	118
小城镇调查自述	127
小城镇 大问题	141
小城镇 再探索	189
小城镇 苏北初探	212
小城镇 新开拓	251
温州行	285
淮阴行	305
盐滩行	316

闽东行	323
苏南行	336
乡土本色	350
差序格局	357
礼治秩序	366
长老统治	373
血缘和地缘	379

《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389
《盘村瑶族》序	394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411
赤峰篇	426
包头篇	458
定西篇	477
甘南篇	497
临夏篇	523

悼福彭	539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542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551
怀念母校	562
我看人看我	566
《美国和美国人》旧著重刊前言	573
武夷曲	577

	3
两篇文章	584
海南曲	593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598
学历自述	603
主要著作目录	613